



上世纪80年代，李泽厚的《美的历程》开时代风气之先，引发美学和哲学热潮，他被青年人尊为“精神导师”，在知识界颇具影响力。最近出版的《人生小纪：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》一书，以亲切自然的对话体，讲述了李泽厚一生的经历、论著、思想、治学、交往等，试图探寻其独特的学思之路。虽为小纪，却可见李泽厚的人生大旅程、时代大气象。

□柳青

美的历程

1981年3月，《美的历程》由文物出版社出版，最初出版社领导担心卖不动，面对质疑，编辑叶青谷说“卖不动就堆我办公室”。

李泽厚的这本书，开启思想解放之门，文学美学哲学汇聚为思想热潮，席卷神州大地。上世纪80年代的哲学热潮，以美学为先声。那时的大学生，人人都读美学，朱光潜的《谈美书简》、蒋孔阳的《德国古典美学》、宗白华的《美学散步》、王朝闻主编的《美学概论》，都是大学校园里谈论的话题。

李泽厚的这本《美的历程》影响力有多大。听听各位名家的声音，就能感受到。

冯友兰老先生都称赞它是对中国美学、中国文学以至于中国哲学最精练浓缩的概括，“你讲通了”，“死的历史，你讲活了”。

意大利学者马里奥·佩尔尼奥拉在《当代美学》中称，李泽厚“是二十世纪审美文化领域中伟大的思想家……他对中国文化思想的精妙之处的把握如此深刻有见地，同样令人惊叹”。

陈忠实读了《美的历程》，大开眼界，感受到“文学另一种表述的可能”。

李泽厚回望《美的历程》，承认起到了美学的启蒙，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艺术史论著，而是美学欣赏，是‘审美趣味史’”。比如，书有一章名为“青铜饕餮”，用“狞厉之美”来形容商周的青铜器，现在来看，已经成为常识。

《美的历程》横空出世，洛阳纸贵，也引来批评的声音。“属于基本史实的常识性错误就够触目惊心了”，写法也是“不伦不类”。

有意思的是，钟情于沈从文研究的凌宇为写作《沈从文传》，采访沈从文，谈到当时正火热的《美的历程》的看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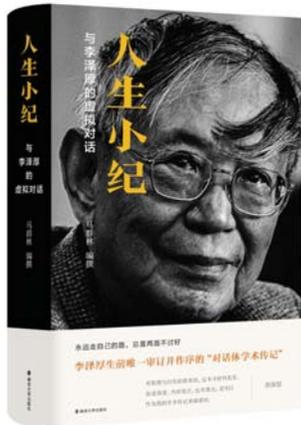
凌宇问沈从文：“李泽厚这本书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极大。您看过没有？”

“看过。涉及文物方面，他看到的東西太少。”沈先生轻轻舒一口气，“如果他有兴趣，我倒可以带他去看许多实物。”这可以看作沈从文对《美的历程》委婉的批评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李泽厚因其“美学三书”（《美学历程》《华夏美学》《美学论集》），被大学生尊称为“精神导师”。在那个年代，新华书店外总是排满了长长的队伍，买书的男女老幼翘首以待书店开门。在那个年代，中学生纷纷背诵北岛、食指、舒婷的朦胧诗。在那个年代，作家到县城开个讲座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。在那个年代，年轻人相亲都要谈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如果小伙子没有读过几本文学名著，就会被姑娘嘲笑。在那个年代，在公交车上能听到有人谈论海德格尔。在那个年代，崔健以摇滚的方式，撕心裂肺地呐喊《一无所有》。在那个年代，星星画展把星星的光芒点亮大地。

李泽厚曾这样诠释美学热：“那时候为什么一个工厂女工也要买美学书？因为美学热符合了社会的思潮，也是促进这个社会苏醒的符号，之前人们对于美的追求被压抑住了。人们开始关注日常生活，对到底什么是美、什么是丑发生了兴趣。”

李泽厚的名字和他的“美学三



《人生小纪：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》
马群林 编撰
南京大学出版社

『小纪』中窥见李泽厚的人生大旅程

书”，被滚烫的思想烙印在80年代。早在1978年，李泽厚似乎预判呼啸而至的读书热和思想热，他在《中国近代思想史》后记里说：“中国进入了一个苏

的新时期。”

虚拟对话

《人生小纪：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》这本书并不是建立在与李泽厚对话、访谈的基础上，而是根据李泽厚的著作、访谈以及对李泽厚的了解（电子邮件、微信），所做的虚拟对话。这就有一种奇妙的阅读感受，明明知道是虚拟的对话，却感觉很真实。这也是艺术的悖论。李泽厚在书的序言中声明，“并不存在这个对话”。编撰者马群林则认为这是介绍李泽厚的思想读本，很有必要成书。书稿经过李泽厚多次翻阅增删而成此书。由于李泽厚不写自传，他在序言中表示“可以作为学术传记来读”“材料真实，叙述清楚，内容宽泛，也有重点”。

自柏拉图开始，对话是哲学家的传统。书中虽然有大量的思想史、哲学和美学的论述与见解，但也有大量的、生动的、饱满的学林往事和细节。对话中诗与哲学的思想碎片，熠熠生辉。可能是对话题材的缘故，颇有可读性，如同亲晤大哲，沐于春风。

书中李泽厚点评现代作家的内容，颇具可读性。

李泽厚初中读鲁迅和冰心，崇尚鲁迅，喜欢冰心。他把鲁迅总结为“提倡启蒙，超越启蒙”，鲁迅不同于中国现代作家，也不同于西方的作家、思想家，全在这八个字中。“鲁迅具有他人所没有的巨大的思想深度，又用自己创造的独特文体，把思想化作情感迸射出来，确实非同凡响。”“在冰心的单纯里，恰恰关联着埋藏在人类心灵中最不可缺少的东西（纯真的爱、童心的美），在这个非常限定的意义上，她也是深刻的。”

李泽厚一直不喜欢两位作家：周作人，太消极；郭沫若，太积极。“我特别对现在有些研究者把周作人捧得那么高，把二周（周树人、周作人）相提并论，很反感。”在李泽厚看来，周作人的知识性散文，连学问也谈不上，只是“雅趣”“高超的做作”。

书中还谈到了李泽厚与钱锺书的交往，以及他对钱锺书的评价。

李泽厚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。钱锺书给他写信，他说想不好如何回复，拖一阵就忘记了。关于钱锺书的学问，众说纷纭，李泽厚对钱锺书的评价是：

钱锺书是大学问家，甚至可以说“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”。但也无须来者了。他读了那么多的书，却只得了许多零碎成果，所以我说他买椟还珠，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，永照千古，太可惜了。当然，这并不是否认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，但把他捧得像神一样，我觉得不可理解。

对了，我一直很敬重（钱锺书）。他的那些“散钱”，许多还是价值很大，不可低估，有潜藏的思想大可发掘，可惜他引书无数，强异为同，寻章觅句，反而淹没主题，徒增炫学之感。他在可开掘思想的关键处，却未能深“锥”下去。

有无之境

李泽厚是湖南长沙宁乡县道林

人，虽生于贫寒之家，却有凌云之志，曾就读湖南省第一师范，当过一年小学老师，1950年，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。“连到北京的车票也买不起，迟到了一个多月”。

他到北大哲学系报到后，同学梅得愚说“状元来了”，这时，李泽厚才知道他在哲学系的成绩是第一。

“买不起书，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到东安市场一带看书，经常挨饿……一天就站在书店。”在任继愈先生的资助下，李泽厚顺利毕业。当时，北大校方对患有肺结核的李泽厚，在学习和居住方面“蛮照顾的”。

1954年，李泽厚毕业于北大哲学系，汪子嵩、任继愈建议他留校任教。但阴差阳错，他被分配到复旦大学，因身体健康问题，又被退回北大再分配。中国科学院（中国社科院的前身）筹办《哲学研究》，李泽厚被分配去当编辑，无意中成了中科院哲学所的元老，“我领的工作证是‘哲学01号’”。

1955年，李泽厚因一篇文章发表，一鸣惊人。这篇成名作《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》，发表在陈翔鹤主编的《光明日报·文学遗产》上，北大教授邓广铭看后，问了好些人，打听“这个人是谁里的”。

1955年2月，李泽厚的论文《论康有为的“大同书”》，在任继愈先生的推荐下，发表在《文史哲》，受到学界的关注。

发表了多篇论文，李泽厚成名了。他切身感受到治学的成就感，丰厚的稿费，改善了他的生活。1956年，李泽厚的两篇论文发表，《论孙中山的“民生主义”思想》发表在《历史研究》，《论美感、美和艺术》发表在《哲学研究》。他保留着两文的稿费通知单，稿费共计1000元。今昔对比，李泽厚颇有感慨：“这事我多次说过，主要是觉得恰好千元整，当时是个大数字呀，一人才几十元甚至十几元的月薪。留此作纪念。”

李泽厚以美学闻名，但他最讨厌别人称他“美学家”，美学家是不成立的。他看重“思想者”的身份，“我同意海德格尔的观点，海氏说哲学已经专业化了，我愿意做思想者。”

1992年李泽厚到美国定居，先后在几所大学教书，一生经历风云变幻，“毁誉无动于衷，荣辱在所不计”。他晚年隐居在美国，遵守三不原则：不开会，不演讲，不接受电视采访。“静悄悄地写，静悄悄地读，静悄悄地活，静悄悄地死。”他像一个孤独而骄傲的国王，掌握着时间的权杖，沉浸在自己构建的哲学和美学世界中。

李泽厚最喜欢的诗人是陶渊明。在世间隐逸，心安之处即是桃花源，获得澄明之境，他集诗句自况，作为座右铭：

悲晨曦之易夕，感人生之长勤（陶潜）

课虚无以责有，叩寂寞而求音（陆机）

这本书的封面，李泽厚一头凌乱的白发，颇有哲学家的风范。哲人已逝（2021年11月3日逝世，享年91岁），掩卷而思，由晨而夕，进入有无之境。

